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四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朱兆宣季方叅閱

羅文毅公集

疏

羅倫

扶植綱常疏

疏論起復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項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

選、毋自感勵、思酌獎遇、凡 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餓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于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言、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

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

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

即此四言知諫爭奪情者大有關係非好者不辨

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

爭也

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

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

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末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

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况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
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是言
真可爲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
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
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
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
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
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

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

引故實有大禮

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上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

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

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葬丹桀。驚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

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

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筵。講聖

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
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
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
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 旨之言。則察而
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 旨之言。則容而
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
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
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
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

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

公爲此言亦知其不行而以後世清議懼之。

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

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

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

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

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
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
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
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
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
意其平昔之計不遇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遭通喪
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
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旣遂奸計畧爲虛
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

琪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所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

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大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道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如匿服以受封，例在得

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喪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

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則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旣

正則天下自正。夫臣旣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覩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振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積，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風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味
成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
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書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請寬上中戶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
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
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

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歛。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

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偏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徃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

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驚于他主。田居富屋。根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根。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許諸科不興。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

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折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賒於糧里。已賒虛糧。已賒鹽糧。又賒中戶。賒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

處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中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閭閻游于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

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
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
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鄭俠布衣一見民苦於
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
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空無不從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五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占

馮瑞振振仲參閱

韓忠定公奏疏

疏

韓文

爲追冒濫以正國法事

臣惟異端之害而佛老爲尤甚。洪範之政而食貨所當先。是以古昔帝王於佛老之徒必深惡而痛絕之。

惟恐其蠹吾財、妨吾治也。如往年繼曉、邵常、恩輩、假以方術爲名、惑亂聖聰、虛耗國資。我孝宗皇帝卽位之初、洞察其姦、明正典刑、財產沒官、以故姦回僻伏、邪佞斂跡。口者妖道陳應循、番僧那卜堅、叅等本以市井小人、左道進用、夤緣名號、冒濫錫賞、託建齋醮、規取官錢數年以來、不可勝計。仰惟皇上德並乾剛、明同離照、遵先帝之成憲、新繼體之宏規、武廟初年怪地尚多老叢公之北源所以無也將真人高士、大國師、國師等職事封號、旣已查革、卽誥玉帶、又復追奪、嚴出入之禁、峻引誘之法、卽今朝

野歡呼，軍民慶幸，皆以爲堯舜文武之聖，復見于今日矣。臣竊謂朝廷之名器，固所當慎，而庫藏之金帛，亦所當惜。今革奪之典雖行，而給沒之命未下。使彼優游飽煖之域，逍遙輦轂之下，揆法論情，似不可貸。况前項內帑之珍蓋，皆閭閻小民之脂膏，必須嚴加追治，庶免痛快人心。臣職司邦計，庫藏之事，亦當與知、乞、敕、都、察、院、會同司禮監，吊查內府金銀出入簿籍，但係節年賞賜過一應金銀財帛等物，俱各照數追出，仍進內承運庫收貯，以備緩急支用，并將各

犯係道流者，俱發回原籍還俗爲民。係番僧者，俱遞回原寺，永遠閑住，以後再不許夤緣來京，希求進用。如此則國法正而妖邪不得以倖進，賚典公而帑藏不至于虛耗矣。

題爲存省邊儲事

存省邊儲

臣等切惟時有緩急，勢有輕重。善爲國者，與時消息。審勢而動，則財用不竭。軍旅可興。日者宣府地方虜寇深入，侵侮我邊疆。剽我戰士，抄掠我鄉村。百姓共仇，天討不赦。陛下赫然斯怒，六月興師，舉措合

宜人心勇奮。詩云獾狃孔熾。我是用急。此之謂也。近
該鎮守宣府太監劉清奏稱虜賊四散出境去訖。深
井堡間有烽火之報。必是殘賊零騎數亦不多。大虜
情變詐。兵機重大。臣等職非戎寄。固不敢輕議。緣軍
前供億皆于本部取給。豈容坐視。切嘗審時度勢。揣
我虛實。所據京營征進人馬。應合議處。臣聞王者之
師。其動如神。其疾如風。因利制權。變無常形。今虜賊
既退。而我師久駐。彼勢日逸。我勢日勞。甚非以養威
重示神速也。夫主客之兵。殊勢異形。客兵坐食。兵家

之遠塞勢蓋不同。臣等竊思京營軍馬只合在京整

捌。以待朝報則朝行。夕報則夕行。庶乎不動而威有

戰必勝也。國家承平日久。士卒驕惰。京軍所至。未免

騷擾。臣等博采輿論。皆謂供京軍之費。犒勞邊軍。則

士嬉馬騰。以戰爲志。其利必十倍于京軍矣。臣等忝

司邦計。日覩戎兵。朝惟夕思。寢食俱廢。不忍坐待困

竭。典言輒爲流涕。孫子又曰。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

輸。則百姓貧。今日時勢大率類此。伏望特勅府部科

道等官。叅酌臣言。從長計議。前項征進官軍。何者應

時遣保國公朱暉統京軍一萬往宣府

該掣回何者應留防禦務俾兵不挫銳食無浪費則

故謀留之

安中國制夷狄之策或在是矣

爲預審軍國大計以安內攘外事

軍國大計

竊惟國之大事曰兵與食是兵固所當重而食尤不可緩焉者也邇來醜虜犯順寇我邊鄙先皇帝惻然軫憂夙夜靡寧乃竭天下之力罄府藏之財輓芻積粟養兵勵士欲其相機剿殺以圖成功夫何邊塵未靖國難繼作此賊乘隙深入以故宣大二鎮俱遭荼毒寧武以北腥羶徧野千里蕭然如履無人之境

今各主兵并調集京營延綏偏頭關等處兵馬不下八萬俱閉門不出束手無策假衆寡不敵之名爲怯懦自全之計節年儲蓄被其坐食而盡稍有不繼則將歸罪于司國計者矣以故乞糧乞草日議于朝堂送銀送鹽絡驛于道路徒費百萬之資未聞一矢之利縱使芻輓如山粟積如海亦必無補于事况值海內虛耗中外困竭之時乎臣伏讀兵法有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由是而觀軍前供億自古爲難設若攻克戰勝雖費何惜今乃不

攻而餐。不戰而食。師老銳屈。他變必至。此臣之所以痛心流涕。不能自己者。非但爲臣一部事也。臣聞此賊南侵。彌月。尚無歸志。蓋緣掠我牛羊而食。踐我田禾而收。誘我民人而爲鄉道。驅我俘虜而爲前鋒。縱橫無忌。往來自如。彼既有輕我之心。難保無覬覦之志。萬一秋高馬肥。彼勢愈熾。沿邊城堡。告乏愈急。當是之時。取之于外。則外廩盡虛。取之于內。則內帑弗繼。雖有蕭何劉晏。亦未如之何矣。臣考大同一帶。卽古鴈門雲中之地。趙李牧一將耳。大破殺匈奴十餘

公一此疏已舉樞部方畧

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漢廉范一太守耳。計敗匈奴斬首數萬級。由此不敢復向雲中。今大將提兵于塞上。諸將分布于要衝。不聞出一策以却虜。結一陣以抗敵。損辱國威。莫此爲甚。而議者又謂饋餉缺乏。是在戶部。殊不知田賦民徵。悉有定額。軍需國用。非止一端。苟非神輸鬼運。安能填此無底之壑。臣才非經濟。性本迂踈。謬承任使。垂四十年。先皇帝憐臣朴實。俾掌邦計。未及五月。適遭茲事。憂憤中切。至忘寢食。若又緘默不言。將來事勢危迫。誰任其

咎乞敕內閣及府部科道官會集計議卽今胡虜猖獗之故官軍曠日之由其咎安在其計安出務要同心酌處共濟時艱皇上無西北之憂地方免塗炭之苦而糧餉濫費亦可保其必無矣

題爲開讀事

查革添設內官

此蓋發自孝廟末年至

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伏覩詔書內一款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

世廟而始盡革二聖德詳以遠光千千古矣

管事內官數多先帝已有成命該部通查具奏裁減其各處添設守備等項內官不係舊額者一體查

奏取回本部通查得正統等年間京通二倉原設總提督太監一員每處監督太監三員各馬房倉每處止有內官一員管理錢糧二員或三員專管馬匹及甲字等十庫每庫止有一員或二員掌管鎖鑰此其原額近來逐漸加添數多等因開坐具題欽依着司禮查奏定奪當日已具手本齎赴內府司禮監至今未曾查奏今據本部分管各倉場庫委官員外郎等官胡雍等各將管事見在內官員名數目駝馬牛羊開報及據上林苑監手本開查得本監原額內官良

牧署二員、嘉蔬蕃育二署、各三員、林衡署九員、案呈到部、除臨清等處水次四倉管事內官、本部查勘至日、另行覆奏外、看得前項各馬房倉庫監局管事內官、先年設立多者不過二三員、少者止是一二員、以故官無冗濫、事有定規、近年以來、逐漸加添、且如驢上北馬房倉、實在馬止有一百四十一匹、內官添至八員、又如上林苑監、林衡一署、原額止有九員、今添至三十二員、其他大率類此、錢糧出納、既有提督等官、以總其綱、又有部屬等官、以分其目、體統相維、周

有滲漏所據前項各該添設內官、參考舊額、審度時宜、誠爲冗濫。先帝深究此弊、特降綸音、敕令所司查奏裁革。成命具在、事竟未行、仰惟皇上繼登大寶、首頒明詔、及將各處添設內官、比欲式遵先帝成命、一體裁減、此繼志述事之孝。雖古之帝王、不是過也。臣等伏覩詔書、不勝忻躍、謹將各該倉庫監局等處、見在管事內官員數查具上請、伏望皇上斷自宸衷、不惑群議、斟酌事務、繁簡查照舊額、員數每處量留一二員、令其管事、其餘俱各取回、著爲令。

內官
卷之一
典永遠遵守以後如有貪緣希求濫冒倖進者許臣等指寔執奏治以重罪庶事有定體而人不受害官有定員而事不紛更矣

題爲欽奉事

鹽法

臣等切惟國家之務莫重于邊餉飛輓之利莫良于鹽法故我太祖高皇帝立爲禁條至嚴且備以是一遇邊方有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邊方得緊急之濟效速而大未有過于此者也但近年以來法久弊生世殊時異冒濫阻壞

廢弛殆盡開中雖多實用全無荷蒙 皇上重慮邊
陲弗靖蓄積少克特召臣文恭承 聖諭欲通鹽法
先求弊端臣等職司邦計何勝慶幸敢不驅策駑鈍
仰副 聖情萬一謹將祖宗舊制事宜及今日各項
弊端逐一條具開款上陳伏望 皇上少垂睿覽早
賜施行

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鹽課遇有
邊方緊急聲息糧草缺乏方許招商開中若權勢之
人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犯人問罪鹽貨沒官

以是法度嚴明，人心儆畏。近年以來，勢豪之家，往往主令家人，詭名報中，及至赴官上納，則減削價值，下場關支，則不等挨次，貨賣則夾帶私鹽，經過則不服盤詰，虛張聲勢，莫敢誰何，以致資本微細者，斂跡退避，不敢營運，著實濟邊者，坐困歲月，不得關支，及訪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并本部管糧郎中，遇有開中，著實用心者固多，任情忽略者亦有，且如達賊出沒，軍馬屯聚去處，正當多積糧草，以備支用，却乃不行坐撥，一遇緊急，束手莫措，其不係要害所在，或附近腹

商人輸納本色利子脚價甚微故多帶熟皮裹地裹地方糧料草束反至有餘以致年久爛不堪支

地而不肯于遠遠所在關中也

用甚至買窩賣窩而任其規利折銀折布而本色不收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通行禁約今後如有前項豪強之輩冒禁中納事發到官者不分內外文武之家俱查照律例施行其各該巡撫并本部管糧官今後如遇開中務要公同計議照依地方遠近定立斗頭先儘緊關要害及軍馬屯聚去處糧料草束加倍存積務勾主客兵馬數年支用斯爲得策其餘不係緊要所在酌量緩急報納以防不虞若

是遇有開中。再收輕齎。不收本色。及縱容賣窩買窩等項。聽本部指實叅究。如此則邊鄙充實。而軍餉不至缺乏矣。

一革興販私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巡禁私鹽。每年差委御史一員。專一禁革姦弊。疏通鹽法。而又行文各該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于該管地方。并附場緊關去處。常川嚴加緝捕立法至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各處軍民人等。爲因艱難缺食。不能聊生。濱海人家。及有硝鹼去處。私煎小鹽。隨處貨賣。以致官鹽

阻滯不得通行。又有等權豪之徒，專買灶丁私鹽，假克官鹽發賣，經過關津去處，其守禦巡司等官，畏其勢重，不敢擅自阻當，任從到處貨賣，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通行各處行鹽地方，巡鹽御史嚴督所在守禦巡司等官，務要用心設法，時常巡視。但有與販私鹽之徒，即便拿問，查例發落，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叅究，不許曲法回護，致生別議。如此則利興弊革，而人皆畏法矣。

一革賤賣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額辦鹽課，

俱候邊方開中召商報納糧草許令關支近年以來
惟淮浙官鹽人皆樂中其四川廣東雲南三省鹽課
爲因地寫遠商人多不情愿間有中納者每一引本
地方價值七八錢止得六七分一兩止得八九分計
其邊方所入不及本地十分之一商賈不通鹽法弊
端莫此爲甚合無今後照依山東福建事例本部行
移四川廣東雲南巡撫官督同布政司掌印官并管
鹽官員各將提舉等司每年額辦鹽課除客商在于
先年各邊上納糧草給有倉鈔本司已投勘合見在

守支并舊例存留本處歲用俱照舊外自弘治十九

此論山東等處鹽課不用客商中飽而行

年爲始今後每年額辦鹽課俱照彼中時價變賣銀

本地折色若淮浙鹽固皆邊商開中矣

兩傾瀉成錠批差的當官員責限年終到部轉發各
邊糴買糧草以備緊急支用行之數年果有利益著
爲定規日後悉依此例而行如此則鹽不浪費而軍
餉皆得實用矣。

一革買補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運鹽使司
等衙門歲辦鹽課照依額數徵完堆積在場聽候商
人關支百餘年來行之無弊商灶稱便近者慶雲侯

周壽家人周洪奏買兩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張鶴齡家人杜成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侵奪正課以召物議沸騰人心積怨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將前項報中殘鹽原額引目赴官銷繳價銀照數給還未完之數悉皆停止不許陸續上納仍通行各該運司等衙門今後額辦鹽課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商人挨次闕支不許勢要之家假以買補殘鹽爲名仍前主令家人侵奪商利阻壞鹽法違者聽本部及

公疏中往往執奏此事

科道論奏究治如此庶國體不傷而豪強知所警懼
矣。

一革夾帶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例各處運鹽使司
等衙門客商關支引鹽每引帶耗止該二百二十斤
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立禁最嚴人不敢犯近
年以來官豪之家假以中買殘鹽爲名主使家人下
場關支。狐假虎威縱橫自如。或通同鹽灶作弊。或倚
勢挾制官府。夾帶餘鹽每引或三四百斤者有之。或
六七百斤者有之。以致正課虧欠商賈不通。鹽法弊

端莫此爲甚，合無本部通行各該鹽運司等衙門，今後務要嚴加禁約，但有商人支出官鹽，各照斤數掣，禁敢有似前來帶阻壞鹽法者，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拏問如律，查例發落，如此庶姦人知懼，而鹽法得以疏通矣。

一革越境賣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設置各該運鹽使司提舉司鹽課司，行鹽地方，各有界至，立法之嚴，既周且備，但自成化弘治年來，長蘆鹽課節該親王，順帶食鹽，及內臣織造開賣鹽價，而回空馬快等船，

亦皆假借夤緣私自裝載越界前去兩淮地方發賣輒稱欽賞欽賜等項名色橫行江河攙奪市肆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今後親王之國免帶食鹽內臣織造免賣鹽價本部仍通行各處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務遵舊制及查照節行事例嚴加禁約各照行鹽地方不許私自越境發賣其裏河一帶洪關等處一體搜檢務在鹽法疏通商人得利如此則宿弊可除而邊儲亦與有賴矣

一革運司廢弛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運鹽使司提

舉司鹽課司，既設運司提舉等官，掌管鹽課，又設分司判官各場大使副使等官，分理其事，立法之意，極爲周密。先年官多得人，鹽法修舉，額辦正課，儘有附餘。近年以來，各該官員，公廉守法者，固有貪懦壞事者尤多，以致灶丁疲敝，日就消耗，鹽課虧欠，經年不完。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爲甚。合無本部移咨吏部，今後各鹽運司掌印佐貳官員，務要選用科目出身。故令，指官嘗，爲濁流。素有声望，久任老練之人，轉補前職。其各該場分大使等官，雖係吏員出身，亦要揀選年力精壯，素無

過犯之人以克其任、仍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巡鹽等官、將各司見任大小官員、逐一從公考察、要見某官廉能幹濟、任內經收鹽課、依期早完、不失原額、相應旌擢、某官貪懦無爲、任內經收鹽課、累年拖欠、虧損正課、相應罷黜、明白具奏、上請定奪、中間又有等姦頑無知之徒、欺公玩法、靡所不爲、侵欺盜賣、肆無忌憚、查有實跡、應叅奏者、即便叅奏、應拏問者、就便拏問、如此鹽法得人而百弊自除矣、

爲急缺寶石西珠事

大婚珠寶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絕
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
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罷珍寶之獻、

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

皇上嗣大歷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
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慎厥終、此其時也。邇者承運庫
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卽今舉大婚禮、合
用寶石、西珍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覩祖宗以來
婚禮之舉、珍寶之費、率皆取之內藏、外人不得與聞。

何至今日。乃敕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番珍海寶。悉萃內藏。今稱缺乏。而欲收買于外。臣等仰荷 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惟。實難計處。願惟國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何從而得。况卽今內而賞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爲。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儉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

選我 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
章瑾等俱置于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
舉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夤緣蠱惑上心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 先帝初政禁之而 皇上
初政行之無乃于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
望 皇上俯念各處災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
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敕御用監承運監太監
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珍珠逐一選取不必
求講但係堪用之數量爲揀用務使舊典不廢而大

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爲由。惑亂 聖聰
乖違 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之孝益盛。
得旨不必只辭時正德元年二月九日敕也
堯舜之治。可保其不難至矣。

爲一詔令以全大信事

鹽法

臣等切聞詩著克終。禮稱謹始。惟公斯可以服天下。
惟信斯可以結人心。仰惟 皇上當九五應運之期。
正萬物咸睹之日。登極一詔。法制具載。而鹽課一欵。
尤爲周悉。羣聽維新。懽呼動地。各該鹽場。正在遵行。
今乃又奉 明旨。令臣等再議。朝野驚愕。罔知攸措。

且前項引鹽、先帝雖嘗准令納銀隨場買補，後因
廷臣論奏，尋復罷止。已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
齡出名奏討，至再至三，乃不得已，准令關支。遂使鹽
法阻壞，商賈不通，故羣工庶職，每特奏于關廷。雖
田夫野老，亦嗟怨于閭巷。先帝隨時悔悟，特優召
臣，面受敕旨，惟欲查照舊例，痛革弊端，睿意所發，
正謂此耳。本部備將前項事宜，開欵上聞，不幸仙馭
升遐，攀號莫及。然則成先帝欲爲之志，復祖宗不
易之法，不有在于今日乎。節該伏覩詔書，除已支賣

外其未支掣者，悉皆住支還官。今奉欽依，除已納價銀者，卽係未支應該住支之數。及給與引目者，卽係未掣應該還官之數。若未納價銀，則先帝已有成命停止，故不待于今日矣。邇者陛下俯念內外臣工人等，效勞先帝有年，大行賞賚，命集廷臣多方議處，而帑藏空虛，計無所出。姑從衆議，差官分投變賣各處鹽課，解銀赴京以備支用。內外臣工人等亦皆延頸跂足，想望前項鹽銀，計日可得。今又准令二家買補，則商賈依舊不行。鹽課何從變賣，而賞賚

之典。畢竟廢格而付之空言矣。且慶雲侯周壽等。姻聯戚畹。列官列侯。爵享萬鍾。田連阡陌。其所以爲身計而遺子孫者。不爲不厚矣。前項引鹽。失之未足爲損。得之未足爲益。何獨孜孜需求。漫無厭足。使先

帝前日之志。抑鬱而未宣。陛下今日之令。濡滯而不行。祖宗列聖之靈。弗懌于在天也耶。況今水旱交作。盜賊蜂起。流移內聚。夷狄外攻。地震山崩。日月薄蝕。又京城內外。霪雨爲災。彌月不止。有識之士。孰不寒心。彼周壽等。亦陛下人臣耳。亦朝廷赤子耳。

恐獨享富貴，曾不爲之一動心耶。臣等才本疎庸，叨司邦計，憂積于中，至忘寢食。況當財用匱乏之時，事勢危急之秋，若復緘默不言，將來誤事，罪臣何益。是以輒敢不顧忌諱，昧死上陳，伏望皇上獨斷宸衷，不惑羣議，仍照臣等原擬遵依先次詔旨施行。

爲缺乏銀兩庫藏空虛等事

四用

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九萬餘兩。以歲用言之。宣
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
三萬兩。甘肅寧夏各六萬兩。給散京衛軍官俸糧。共
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冊等項。其餘不得
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
項實收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等。該本部
題准。俱送太倉收貯。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
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少亦不下二百餘
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

民拖欠。或詔書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三萬四千餘兩。蓋爲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分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欽賞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荆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共銀一十二萬八千餘兩。

買金進送內府一萬二千五百餘兩。迨上之取用未止。其數未可量指。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并計舊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與新用過銀兩。殆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國用何由而不匱也哉。

追惟其故。銀兩支用。由于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

飢荒。供億加倍。往者

此疏所條諸件。其于武廟初

孝廟登極賞賚之費。悉出內

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次賞賜。共銀一百四

讀公全集。何由知之。

十餘萬兩。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等項

皆取內庫金兩。今則戶部節進過金一萬四千八百

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兩。止備官軍折俸等項支用。今則賞賜無名。無益齋醮。多取而用之矣。此銀費所以日增也。以冗食言之。招收投克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夤緣權貴。盡公營私。憑城據社。莫敢誰何。或臣下諫言而裁革不行。或方行裁革而旋復仍舊。根深滋蔓。消耗京儲。此冗食所以日增也。以冗費言之。光祿寺供應。每稱不敷。內監局工作畧無停息。至如玉帶之賜。舊例甚爲珍重。近來一概濫賜。克滿左右。名器不無太濫矣。蟒衣之賞。舊

例未嘗輕易。近來一槩濫賞。接踵前後。糜費不無太甚矣。其餘瑣細。不敢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夫天下之賦。不少加于前。而軍國之費。乃數倍于昔。又兼水旱之頻仍。賦歛之迫促。民怨日結于下。天道屢變於上。將來時事。豈不誠爲可憂哉。伏望 皇上將冗官冗兵冗匠。及冗食冗費等項。應裁革者卽賜裁革。應減省者卽賜減省。與夫無名賞賜。無益齋醮。悉皆停止。臣等今將再議條件。開坐上陳。雖非長策。要皆可行。伏乞 聖明裁處。

一收復官稅。竊惟先王廣山澤之禁。立市廛之征。使地無遺利。國無惰農。故財用恒足。近年以來。各處空閑山塲湖陂。及稅課司局河泊等所。多被王府奏討管業。迺相倣倣。請乞無厭。以此存留在官。十無二三。國用不足。此其一也。臣等伏覩祖訓。凡宗室分封。各有常祿供給。其一應田土稅課。並不該載。蓋以天下之財賦有限。軍國之費用無窮。不以嗇此豐彼。損公益私亦明矣。合無戶部通行天下稅泊司所。但係王府奏討管業者。不分年月久近。盡取還官。仍行撫巡。

等官。查算各該司所歲課所入。照依見行折收錢鈔事例。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鈔一貫。折銀叁釐。行令各府類總起解戶部。其山塲湖坡田土等項。除見管業外。或有王國改遷。被人侵欺隱占者。亦行撫巡等官從公盡數查出。令有司召人應佃種者。照例每畝徵銀三分。應漁牧者量定則例。收取花利。各赴該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

一修舉邊屯。竊惟足邊之道。屯田爲本。蓋進戰退耕。得寓兵於農之義。自種自食。無千里餽糧之勞。如李

牧之守鴈門。克國之備金城。是其明驗。我朝屯田

之制雖存。修舉之法不講。年復一年。馴至大壞。先

帝博采廷議。嘗命科道等官。分投清理。然但止于腹

屯田之所。在平邊方。

裹未及乎邊方。臣等訪得沿邊屯田廢弛尤甚。近便

膏腴之田。既侵奪于權豪。鄰境堪種之地。復牽制于

禁例。又兼租額太重。軍士不堪。往往逃竄影射。拋棄

厚業。遂使禾菽之地。盡爲草莽之區。似此宿弊。難以

枚舉。子粒既缺。則倉廩必虛。倉廩既虛。則軍餉自乏。

比來戶部運送糴買銀兩。年例之外。加至數倍。內帑

空虛大率坐此。除遼東另行外，合無戶部請敕數道，付順便公差人員，齎付各邊總制巡撫大臣，會同各官，將原額并新增屯田，逐一清查，除見在軍士領糧外，中間但係權豪恃強奪占年久，務要從公追究改正。其餘空閑拋荒地土，設法處置。著令各該衛所軍餘，或附近人民，盡數開墾承種，寬限三年，待其成熟，然後起科上納子粒。如豪強之家，仍前霸占，不即退還者，即令起科入額亦河也治以重罪。仍追每年花利入官。其或租額太重，量爲遞減。奏聞定奪。鄰境之地，果係

膏腴可耕亦要隨時酌處不必拘泥禁例務使官軍有警則進而征操無事則退而務農食既可足兵亦有賴行之歲久獲效必多事完之日各將清查處置過事宜造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查考

一查勘官地查得弘治二年九月內節該給事中等官鄭寯等查勘順天保定等府已故太監莊田造冊前來本部議擬具題節奉孝宗皇帝聖旨這各莊田欽賞年久其人已故本都當入官但中間有轉賣等項今定與例不及二十頃的仍與見管業之人耕

種、照民田則例起科納糧、二十頃以上、至三十頃、酌量除五頃、三十頃以上的、每三十頃、遞除五頃、留與管業之人耕種納糧、不願耕種的聽、餘地並收入官、其有本主見在的、仍管業不動、認種納子粒的著種納、辭退無主的、召人佃種、以上地畝糧數、還着原委官、分撥取勘明白造冊備照、但經今年久、各該先後欽賞莊田、業主存亡不一、若非差官整理、中間受價典賣、朦朧乞討等項、姦弊百出、不可悉舉、合無照例選差給事中、御史本部屬官各一員、請敕前去、會同

順天直隸保定等府巡撫巡按將各該內官節年奏
討并欽賜各項田土除見在外其已故者通行取勘
要見是何內官何年奏討何年病故原賞頃畝若干
有無包占民田在內卽今何人耕種何人收租其家
人弟姪恐被勢要奏討有無投託見在太監勳戚等
家稱作已賣及佃種并隱匿等項情弊務要吊取文
冊照查原撥四至盡數清出遵奉先帝救旨量爲
遞減其已管業之人悉照民田則例每畝三分起科
有不領種者行令有司召人佃種各將租銀送附近

并該管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仍將佃種花名田地頃畝子粒數目通行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戶部備照如此則上不失公家應得之利下可革姦人隱占之弊矣

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往南京織造段疋所用數多臣等查得成化年間織造准與長蘆引鹽三萬餘引并兩淮鹽引銀兩尚且不敷今若止

領前銀六千餘兩，到彼并工織造，使有不足，臨期何由措置。臣等又查得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該署庫事尚衣監太監秦文等奉敕南京織造。孝宗皇帝准與長蘆引鹽二萬引，陸續支過八千引，其餘一萬二千，尚未支領。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鹽一萬二千引，陸續支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旨。戶科叅看，爲照鹽法先因織造等項阻壞已極，方行差官整理，又復動支，則邊餉日見缺乏，况近該言官交章論列未已，雖奉前旨。

事委窒礙宜從抄出施行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
陶諧等題爲懇乞停止差官賣鹽織造事工部及臣
等各奏停止節奉欽依公用缺乏只照前 旨行不
必來說臣等仰奉明命寢食不安竊謂 陛下不宜
偏聽左右近習之言至于若是其信且篤也古人有
言曰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此名言也
惟 陛下熟察之臣等又聞之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若 陛下行不當道不志
於仁阿諛順 旨當言而默固非臣等以言爲職之

義亦豈君子事君之道哉。且今供應段疋固不可缺。而當此之時。差官賣鹽。其於國政甚爲不可。臣等敢歷爲陛下陳之。杭嘉蘇湖松應天等處。過年以來。差官織造。民不堪命。恭遇皇上龍飛。渙頒明詔。停免各處織造。內官方逾一年。而復差官。是燕息之望方慰。而憔悴之政旋加。此朝廷自違明詔。失信于民。其不可者一也。我國家鹽課之設。專爲給邊。祖宗之時。立法甚嚴。爲例甚博。近年以來。一壞于王府之求討。二壞于內官之織造。三壞于皇親勢要之占

種而法與利有不可言者矣。頃因庫藏空虛，朝廷議差大臣整理。庶幾商賈復通，國用可給。今又准令支鹽變賣，則將來商賈誰不聞風歛跡。况夫網利之徒，如譚景清輩，又將夤緣附帶公十私百，姦弊滋蔓，莫之能究。差去大臣整理何事。此朝廷自壞鹽法，以虧國計。其不可者二也。天下州縣之狼狽，夫役之勞苦，莫甚于河道一帶。况連年北直隸山東水澇不絕，飢饉荐臻。揚州迤南等處，當人相食之餘。若前鹽一發，則隨路州縣之供應，夫役之運送，勞費何堪。况

所差內官。多不循理。縱使群小虛張聲勢。恐嚇官吏
人等。索取分外財物。一不滿欲。非法捆打。生事害人
固難悉數。此重困哀弊地方。其不可者三也。南京祖
宗根本之地。陛下所宜軫念者。况近年災異。南京
居多。若復差人騷擾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是輕視根
本重地。其不可者四也。先皇帝時。該太監龍綬等
題內官趙純支鹽織造。後因陳言修省。先皇帝時
降旨停免。皇上卽位以來。災異之生。旣甚且多。
非特陛下修德省身。尤宜汲汲。反差官織造。爲此

失信壞法困民貽患之舉，是不能修德敬天，懋隆大孝，其不可者五也。凡此五不可者，一舉而兼有之，此豈臣等所宜默。陛下所宜深信力行者哉，伏望

皇上特昭宸斷，將差去內官，卽與停免，勿謂已行，憚于改更。如果段正缺乏，敕令該部作急區處，行令南京工部及守備衙門督同織染局責限成造送用，以昭儉德，則用人媲美堯舜，改過匹休成湯，而天下之幸，有不足言矣。

必來說

得旨只照前旨行一再不

題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題該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往
南京織造段疋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鹽
一萬二千引陸續領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諸城紅
花絲料顧覓織挽等匠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 聖
旨引鹽未支過的准他陸續支用隨該工科等科右
給事中陶諧等又該四川等道監察御史杜旻等各
具本俱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查得先該太監秦
文奏稱織造不敷要支長蘆引鹽陸續支領買補絲
料應用等因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長蘆引鹽准與

二萬引欽此。續爲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節該本部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得內一件清鹽法。查得織造段疋。先年原無支鹽事例。今後內臣織造。再不許奏討。違者許戶部該科論奏等因具題。弘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等切惟我朝運司鹽課之設。專備各邊糧草所需。其爲利最多。其得效甚速。是以行鹽各有地方。私販累有厲禁。非邊報之緊急。不許擅開。非商人之正名。不許代支。祖宗立法。至嚴且備。初與工部織

造段疋略無相干。蓋自成化弘治年來，織造內臣，惟欲圖便已私，却乃夤緣奏討，馴致鹽法大壞，邊餉不充，節經本部論列，及府部科道等官建議，今後不許奏討，荷蒙先帝俞允，俱各停止。陛下登極，詔書又復申明禁例，既將皇親買補殘鹽一切裁革，續命風憲大臣再行清理，內外人心莫不忻幸，以爲鹽法自此疏通，國計有所仰賴。今織造太監崔杲，又以先年支剩引鹽一萬二千引爲言，欲要陸續支領，隨路變賣，誤蒙聖聽，特與准行，緣滄州迤南，卽非長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卷之一

賣鹽禁造

三

平露堂

蘆行鹽地方。若果准其越境貨賣。則隨行人役。必至假公營私。無知小人。又將乘機附搭。各官以欽命爲名。關津莫敢盤詰。以百而夾帶至千。以千而夾帶至萬。展轉興販。漫無紀極。時價因之低賤。商旅爲之阻塞。萬一各邊聲息不絕。支費芻餉不貲。臨期雖欲開中。誰肯趨赴報納。緩急無備。爲患非細。鹽法之壞。弊正坐此。是前日所布詔書。殆爲虛文。而近日所差大臣。亦爲徒設矣。伏望皇上克謹天戒。俯念時艱。以詳議所當信從。近倖不可偏聽。慎重鹽法。預辭邊餉。

收回前項成命，停止織造差官，合用段疋，敕令工部另項處治供應，以省勞費。天下臣民，不勝幸甚。其或果如聖諭，公用缺乏，必欲施行，則該部自有班匠抽分等銀，可以支給應用。所據長蘆引鹽，決不宜冒禁支賣，以壞祖宗之法。臣等特待罪民曹，叨司國計，事關利害，分當盡言，豈敢曲意奉行，以致債事誤國。伏乞聖明留意等因。正德元年九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聖旨：只照前旨行，再不必來說。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夙夜憂懼，寢食弗寧。緣織造賣鹽

姦弊多端。難以備述。科道之交章。臣等之覆奏。無非
爲朝廷紀綱惜也。顧乃未蒙俞允。且令不必來說。
詔旨一頒。舉朝驚愕。咸謂陛下英年睿質。聖德
方新。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咈。正宜取法。以隆
政治。豈意陛下未察。一至于此。豈臣等之心。忠誠
扞格。而聖明未之信耶。抑豈左右之人。壅蔽掩飾。
而陛下未之見耶。臣等猥以凡庸。叨承委任。事關
國計。豈敢循默依阿。益以織造內臣。支鹽變賣。必自
長蘆之北。越過兩淮之南。久慣興販之徒。乘此機會。

附搭。况許陸續支用。則經年累歲。何有紀極。私鹽盛行。官鹽阻滯。異時變賣。邊儲缺乏。將何所賴。且內臣一出。騷擾地方。撐駕馬快官船。動以數十餘隻。起取沿路夫役。何止數百餘人。漕河軍民。豈勝困苦。及長蘆運司。先年支剩引鹽。各邊奏開。俱已盡絕。今內庫段疋。既稱急缺。若使到彼無鹽支給。豈不反爲誤事。所據賣鹽織造。揆之事體。委的窒碍難行。臣等斷不敢曲意奉承。以資奸人無厭之貪。以貽鹽法無窮之害。伏望 皇上俯察群情。特昭宸斷。收回前旨。其織

造段疋不必支賣前鹽所用價銀本應工部出辦但

今差官事迫合無本部權宜處置將長蘆鹽一萬二

造公用已非舊例但勝于未討販賣共弊多端也

千引每引折銀一兩共銀一萬二千兩除太倉銀庫

查係專備各邊緊急糧草支用難以輕動外暫于本

部見收鹽價并別項銀內那湊前數給與崔杲等收

領前去以克買料雇工等項支用如此庶鹽法可清

邊儲有賴省軍民挽運之勞免漕河騷擾之患而

得旨不悉敕數未幾

皇上修德弭災之遠圖經國籌邊之急務諒亦不出

此矣

爲急除群姦以保聖躬事

除姦

此卽六部公疏李空同等也自應入公案疏中

伏惟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况羣小作
肌。逼近君側。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所係者乎。臣等備
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秋。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瞻前
慮後。憂心如割。至于長嘆涕泣而不能自己。輒敢昧
死爲陛下言之。蓋寧盡言以死。不忍苟容以生。此
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
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
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

皇明經世編

韓忠定集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球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媒賚無復禮體日遊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姦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殊不思赫赫天命

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身。起居失節。將此輩壘粉菹醢。何補干事。可不畏哉。可不懼哉。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
臨終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姑信群小。置之
左右。爲長夜之遊。姿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
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
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
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
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
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
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

平之具臣矣。事干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緣係急除群姦，以保聖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

奉聖旨卿等所言皆是愛君愛國之意，馬永成等朕自處置，但凡一應事盡皆停止。